

论蒙古语与突厥语词根中的元音交替现象

照日格图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蒙古语族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中具有构词功能的元音交替现象, 元音交替而构成的词不是借词, 而是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同源词。

关键词 蒙古语; 突厥语; 元音交替; 同源词

中图分类号 H211.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0) 06-0095-07

我们在研究蒙古语的过程中发现蒙古语词根中存在不同类型元音交替现象。蒙古语词根中的不同类型元音交替既能改变原词根的表现形式, 也能改变原词根所表示的词汇意义。例如: 蒙古语的 basa (又、再、还) — bisi (不是、非、别的) — busu (否、另外的、其他的) 等。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有构词功能的元音交替现象。这种元音交替现象存在于阳性、阴性、中性、圆唇、非圆唇元音等不同类型的元音之间。

突厥语中也存在词根不同类型元音交替现象。突厥语词根中的不同类型元音交替既能改变原词根的表现形式, 也能改变原词根所表示的词汇意义。例如: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图瓦语的 mal (牲畜) — mol (货物、丰富的), 塔塔尔语的 sarə (黄的) — surə (灰色的), 图瓦语的 ajaq (脚) — ujaq ~ ujuq (袜子),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的 tajaq (拐棍、棍棒) — tujaq (蹄) 等。

尽管大部分学者分不清蒙古语中存在的元音交替现象与元音对应现象, 但有些学者已明确提出蒙古语元音交替具有构词功能。^① 我们还没有

看到探讨突厥语元音交替现象构词功能问题的论著。

在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词根居于词首, 表示原词最初核心意义。词根是词义和词形的结合, 因此在分析、辨别、确定同源词根时必须注意其语音的相似点和语义的深层关联。因为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专指意义是直接、具体、明显的, 但这些同源词根的概指意义是间接、普遍而模糊的。我们可以根据同源词根所表达的专指意义去进一步探究、推定同源词根概指意义。即, 我们认为可以使用元音交替分析法, 辨别出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存在的部分同源词。

蒙古语: elči /əɮʃ/ (“使者”,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əɮʃ、卫拉特方言: elʃ、达斡尔语: əɮʃi、东部裕固语: elʃ; 古代突厥语: ilči (使者,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elçi、维吾尔语: elʃi、哈萨克语: elʃi、柯尔克孜语: elʃi、乌兹别克语: elʃi、塔塔尔语: elçi、图瓦语: elʃi、西部裕固语: jehlʃi (萨满教崇拜的神)、阿塞拜疆语: elçi、巴什基尔语: ilsi、土库曼语: ilçi。

(收稿日期) 2010-03-03

(作者简介) 照日格图 (1963 -), 男 (蒙古族),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确精扎布: 《蒙古语语法研究》(续二), 语言论文集, 第九册,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86 年。

蒙古语: ulaγa / ula: (“驿站”,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ula:、卫拉特方言: ula:、东部裕固语: ula:、土族语: ula: ~ la:、保安语: ula; 古代突厥语: ula (路标)、土耳其语: ula- (连接,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ulak (邮递员、信使)、维吾尔语: ula-、ulaq (套车的牲畜,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柯尔克孜语: ula- əlo: ~ ulo:、乌兹别克语: ulə- ulaq、塔塔尔语: ula-、图瓦语: ula-、西部裕固语: ula- ulaγ。

蒙古语: ilege -/ ilgə:-(“寄”,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ilgə:~ 卫拉特方言: ilgæ:-; 古代突厥语: ĩ- (寄、邮)、əlt- ~ ilät- (派, 送)。

从上面所举的三组例词, 我们可以看出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里存在 i ~ e ~ u 元音交替现象, 其词义直接、具体、明确。元音交替形成的 il ~ el ~ ul 或 ile ~ ele ~ ula 是同源词根。我们从突厥语族语言使用的 ula 和古代突厥语 ĩ-或 elt-能证明这一点。另一个证据是现代蒙古语的 ilege-/ ilgə:-, 在十三世纪《蒙古秘史》里写做“亦列 ile-”。它们最初的共同词根形式也许是 ile-, 统指“连接某种东西的动作或者与某种东西联系的动作”。因元音交替, 称呼参加此类活动的人的时候, 词根形式变为 el, 称呼参加此类活动的牲畜或地点的时候, 词根形式则变为 ul。

蒙古语: alaya/alag (“手掌”,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alag、卫拉特方言: ælxan、莫戈勒语: olaqei、达斡尔语: xaləg、东部裕固语: halaGan、土族语: xalaG、保安语: həlgə; 维吾尔语: alqan (“手掌”,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哈萨克语: alaqan、柯尔克孜语: alaqan、乌兹别克语: əlqan、塔塔尔语: alaqan。

蒙古语: ula/ul (“脚掌、或鞋底、根底”,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ul、卫拉特方言: ul、达斡尔语 ual、东部裕固语: ula、土族语: ula、东乡语: ula; 古代突厥语: ul (“基础”、“基石”,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ul、柯尔克孜语: ul、乌兹别克语: ul。

这两组词指人的肢体部位, 因圆唇、非圆唇

元音交替, 出现了 ala 和 ula 两种词根形式。让我们再分析一下与此有词义关联的另一组词。

蒙古语: γar/gar (“手”,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gar、卫拉特方言: Gar、莫戈勒语: qar、达斡尔语: gar、东部裕固语: Gar、土族语: Gar、东乡语: qa、保安语: xar; 古代突厥语: ilig (“手”,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一样)、土耳其语: el ~ kol (“手”,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一样)、维吾尔语: ilik ~ qol、哈萨克语: qol ~ qılik、吉尔吉斯语: qol、乌兹别克语: ilik ~ qol、塔塔尔语: qol、图瓦语: qol、撒拉语: xol、西部裕固语: ələγ ~ Gol、阿塞拜疆语: əl ~ gol、巴什基尔语: kul、土库曼语: el ~ gol。

这些词的词义完全一样, 只不过蒙古语族语言用非圆唇元音, 突厥语族语言用圆唇元音。而且词首都有辅音。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之间有 r 和 l 辅音交替现象, 在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 在古代突厥语里这个词以 ilig 的形式出现, 造成 i ~ a ~ u 元音交替, 构成 ili ~ ala ~ ula 词根形式。从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情况分析, 这个词的原始形式词首应该有一个辅音。从古代突厥语的 ilig, 推定其元音应该是 i。最初的意思可能是统称人的四肢, 后来词根元音交替, 形成不同形式, 专指人的四肢。更具体地说, 词首辅音未脱落的原始形式可能是人的四肢统称, 词首辅音脱落后分化出来的新形式为人的四肢专称。蒙古语: köl/xol (“脚”,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ul、卫拉特方言: kəl、达斡尔语: kul、东部裕固语: kəl、土族语: kol、东乡语: kon、保安语: kuol 等词, 与上述例词有同源关系。

蒙古语: ere/ər (“男性”,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ər、卫拉特方言: er、达斡尔语: ər、东部裕固语: ere、土族语: re:、东乡语: ərə、保安语: ərə; 古代突厥语: är (“男人”,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irkek (“男性”,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er、erkek, 维吾尔语: ər、ərkek, 哈萨克语: er、erkek, 柯尔克孜语: er、erkek, 乌兹别克语: er、erkek, 塔塔尔语: er ~ ir、erkek, 图瓦语: er, 撒拉语: er kif、erkix, 西部裕固语:

eren、ehrgik ~ ehrgék, 阿塞拜疆语: erkäk, 巴什库尔德语: irkişi, 土库曼语 erkek。

蒙古语: irge / irəg (“公羊”,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əri:、卫拉特方言: irig、东部裕固语: erge、土族语: xerge ~ irge、东乡语: inγə; 古代突厥语: erkəq “公羊”、柯尔克孜语 ирик “公羊”。^①

蒙古语: üriye / urə: (“三岁公马”,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巴尔虎土语: uryə:; 土库曼语: YPY “公羊”。

以上例词都存在 e ~ i ~ ü 元音交替现象, 构成 ere ~ ire ~ ürü 词根形式。在蒙古语里 üriye 指的是 “三岁公马”, 而土库曼语里 YPY 指的是 “公羊”。这三种形式在蒙古语族语言里普遍存在。但是, 突厥语族语言只有 er, 其他形式在个别语言中有遗存。该词的原始形式泛指 “雄性”, 后来元音交替, 产生不同形式, 表示各种具体的雄性动物。

蒙古语: ama/am (“嘴”,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am、卫拉特方言: amn、莫戈勒语: aman ~ amun、达斡尔语: am、东部裕固语: aman、东乡语: aman、土族语: ama、保安语: amaq; 土耳其语: am (女性生殖器)、阿尔泰突厥语、哈萨克语、克里木突厥语: am (女性生殖器)。^② 这些词词形相近, 在词义上指人体某部位。古代突厥人崇拜名叫 umay 的女神。在现代蒙古语里至今还使用 umay 这个词, 意思是 “女性生殖器”。蒙古人有 altan umay 神崇拜, 是女性崇拜的遗留现象。达斡尔语 ome 一词, 指的是专门掌管生育的 ome 神。另外, 蒙古语指雄性生殖器官的词 im/im, 亦指人体部位, 在词义上与前述例子有关联。

这些词之间存在 a ~ i ~ u 元音交替, 并产生了 am ~ im ~ um 不同词根形式。这些同源词的概指意义比较模糊, 但能感觉到它们都与 “性” 有关联, 可能与早期的性崇拜有一定联系, 蕴含着蒙古、突厥两个民族初民丰富的文化思维内涵。

蒙古语: ar/ar; 古代突厥语: äz- (划痕)、

土耳其语: iz (“痕迹”,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iz、哈萨克语: iz、柯尔克孜语: iz、乌兹别克语: iz、塔塔尔语: iz、图瓦语: is、撒拉语: yz、西部裕固语: jis、阿塞拜疆语: iz、巴什库尔德语: iz、土库曼语: iz。

蒙古语 ar 指的是 “沙子或水面上形成的痕迹”。另外, 蒙古语有 irγa、orum 两个词。irγa 指 “水面痕迹”, orum 指 “人和动物留下的所有的痕迹、印迹”。因此, 蒙古语的这些词存在 a ~ i ~ o 元音交替现象, 形成 ar ~ ir ~ or 同源词根。蒙古语族语言非词首 r 与突厥语族语言的非词首 z 对应。所以突厥语族语言的 iz 与蒙古语族语言的 ar ~ ir ~ or 之间有对应关系。古代突厥语词 oruq, 意思是 “路”。“路”也是指人或动物所造成的痕迹, 所以古代突厥语的 oruq 与前述蒙古语词在词源上有着密切关系。它们的原始形式也许是 ir ~ iz, 泛指人和动物留下的所有痕迹、印迹。后来元音交替, 形成不同词根形式, 具体指人和动物留下的各种痕迹。

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 元音交替形成的各种词根在各个语言中不一定都能够保存完好。有的语言只保存一种形式, 而有的语言则保存几种形式, 这是很正常的。

蒙古语: ala-/al- (“杀”,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al-、卫拉特方言: al-、莫戈勒语: ᠠᠯᠠ-、达斡尔语: ala-、东部裕固语: ala-、土族语: ala-、东乡语: ala-、保安语: alə; 古代突厥语 öl- (死、被杀)、土耳其语: öl- (“死”,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öl-、哈萨克语: öl-、柯尔克孜语: öl-、乌兹别克语: öl-、塔塔尔语: öl-、图瓦语: öl-、撒拉语: ul-、西部裕固语: jyl-、阿塞拜疆语: öl-、巴什库尔德语: öl-、土库曼语: öl-。

在现代突厥语族语言里表示 “死” 的这些词, 在古代突厥语里除了 “死”, 还有 “要人或动物的命” 的意思。这与蒙古语族语言及物动词 al- (杀死) 有密切的语义联系。从另一角度来说, “要人或动物的命” 的结果就是 “死”。

^① 本文中用基里尔文写的例词来自诺米哈叶瓦的《突厥语族语言与蒙古语族语言畜牧业词汇》一文, 吴持哲译, 油印本,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73 年。

^② 阿尔泰突厥语、哈萨克语、克里木突厥语的例词来自 N. 鲍培的《阿尔泰语比较语法, 第一部, 比较语音学》, 周建奇译, 油印本,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 1983 年。

所以,它们之间在意义上存在某种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从形式上看,蒙古语族语言用非圆唇元音,突厥语族语言用圆唇元音,这是元音交替词根异化的结果。

蒙古语:ura-/ʊr- (“撕”,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ur-、卫拉特方言:ur-、土族语:urə;维吾尔语:jar- (“打开、裂开”,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哈萨克语:ɟar-、柯尔克孜语:ɟar-、乌兹别克语:jar-、塔塔尔语:jar-、图瓦语:ɟar-、撒拉语:jar-、西部裕固语:jar-。

蒙古语:ira-/jɛr- “掀开”;古代突厥语:yaz- (掀开、晾)。古代突厥语还有动词üz-,词义是“劈开、弄折”。把硬质的东西劈成几个部分和把软质的东西切成几个部分,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在维吾尔语里用刀切开羊的胸脯叫jar-,词义相近。两个语族语言之间存在圆唇、非圆唇元音交替。这些词的区别只在于有无词首“j”辅音,因而属于i~a~u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蒙古语)ira-, (突厥语)yar-~yaz; (蒙古语)ur-, (古突厥语)üz-。在“裂开、出缝、劈开”等意思上,维吾尔语的jir-,乌兹别克语的jir-等动词,也属于同源词根。

蒙古语:jarim/ɟɛrəm (“一些、某些、有些”,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zarim、卫拉特方言:zærim、东部裕固语:zærim;古代突厥语yarım (“一半”,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yarı~yarım、维吾尔语:jarta、哈萨克语:ɟarta、柯尔克孜语:ɟartə~ɟartəm、乌兹别克语:jerim、塔塔尔语:jartə、图瓦语:ɟardɤk、撒拉语:jarəm、西部裕固语:jarəm、阿塞拜疆语:yari~yarım、巴什库尔德语:yartı~yar、土库曼语:yāri~yārim。

蒙古语族语言的jarim一词在《蒙古秘史》里只表达“一半”的意思,证明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里的jarim在语义上有对应关系,“指某个东西的一部分”。现代蒙古语族语言里jarim不表示“一半”的意思,转而表示“一些、某些、有些、一部分”等意思。

如果进一步分析,“撕、劈、砸”等动作的结果是使一个物体变成很多部分。所以蒙古语族

语言的jarim、突厥语族语言的yarım又与ira-、yaz-等词根有密切关系。

蒙古语:ejen/əɟən、üjin/ʊɟən (“主人”,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莫戈勒语:eän、达斡尔语:əɟin、东部裕固语:əɟen、东乡语:əɟən;古代突厥语:idi (“首领、汗”)。统指“掌握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权力的人、地位最高的人”,例词之间存在e~i~ü元音交替现象。元音i之前的辅音d在蒙古语里普遍演变成ɟ,所以古代突厥语的idi应该是这一组同源词根最早的形式。蒙古语里的üjin一词指地位最高的女人,与ejen(男性)相对,是用元音交替法构造出来的本语词,蒙古语族语言的üjn不可能来源于汉语“夫人”。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əɟen、üɟin、idi等词应该是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

蒙古语:ulus/ʊls (“人民、国家”,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uls、卫拉特方言:ulus、东部裕固语:ulus、土族语:lus;古代突厥语il~el (“人民、国家”,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il、ulus (民族、部落)、维吾尔语:el、ulus、哈萨克语:el (民族)、柯尔克孜语:el、ulus (民族)、乌兹别克语:el、塔塔尔语:el~il、图瓦语:ulus、土库曼语:il。这些e~i~u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蒙古语族语言只保留其圆唇音形式ul,而突厥语族语言保留两种形式。

蒙古语:bajla-/baɟl- (“抱”,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bagal-、卫拉特方言:bagal-、东部裕固语:baɟla-、东乡语:baoji-;古代突厥语:ba- “系、抱”、土耳其语:baɟla- (“抱、接”,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baɟla-、哈萨克语:bajla-、柯尔克孜语:bajla-、乌兹别克语:baɟl-、塔塔尔语:bajl-、图瓦语:baɟla-、撒拉语:baɟla-、西部裕固语:bala-、阿塞拜疆语:baɟla-、巴什库尔德语:bäylä-、土库曼语:baɟla-。

蒙古语:boɣo-/bɔɣ- (“捆、抱”,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boɣ-、卫拉特方言:boɣ-、东部裕固语:boula-、东乡语:baoji-、保安语:bogə-;古代突厥语:ba- “系、抱”、土耳其语:boɟ- (“抱、接”,突厥语族语言

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bola~ 哈萨克语: bawla~ 柯尔克孜语: boğ~ 乌兹别克语: boğ~ 塔塔尔语: buu~ 撒拉语: bola~ 西部裕固语: bola~ 阿塞拜疆语: boğ~ 巴什库尔德语: bɯv~ 土库曼语: boğ~。

baɣla-和boɣo-是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圆唇和非圆唇元音交替同源词。同组词根还有: 蒙古语: baɣ/baɣ、baɣça/baɣɕ (“一捆”,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baɣ、卫拉特方言: baɣ、东部裕固语: baɣɕa、保安语: baka; 土耳其语: bağ (“捆扎东西时候用的绳子”,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baɣ、哈萨克语: baw、柯尔克孜语: boɣ、乌兹别克语: baɣ、塔塔尔语: baw、撒拉语: baɣ、阿塞拜疆语: bağ、巴什库尔德语: bav、土库曼语: baɣ。蒙古语: boɣčo/bɔɣɕ (“包”; 土耳其语: bohça (“包”,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bohça、哈萨克语: bokaša、柯尔克孜语: bokço、乌兹别克语: boğça、阿塞拜疆语: boğça、土库曼语: bukca。

蒙古语: bür/bur (“全部”,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bur、卫拉特方言: byr、土族语: bur; 古代突厥语: pür “全、都”、维吾尔语: barliq (“一切、全部、都”,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哈萨克语: barlaq、柯尔克孜语: bardaq、乌兹别克语: barlik、西部裕固语: barə。这些词也许是元音交替同源词根, 古代突厥语形式与蒙古语一样, 在现代突厥语族语言里已经消失了。不过, 古代突厥语: bir (“一”,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bir、维吾尔语: bir、哈萨克语: bir、柯尔克孜语: bir、乌兹别克语: bir、塔塔尔语: bir、图瓦语: bir、撒拉语: bər、西部裕固语: bər、阿塞拜疆语: bir、巴什库尔德语: bir、土库曼语: bir, 可能与 bür、pür 有一定的词义关联。bür、barə ~ barliq 笼统地指 “一个、一团、全部”, 而数字 bir “一” 也有表示 “一统” 的义项。由此看来, bür、barə ~ bar、bir 等词也属于 a ~ i ~ ü 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

蒙古语: qara/xar (“黑”,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ar、卫拉特方言: xar、达斡尔语: xar、东部裕固语: xara、东乡

语: qara、土族语: xara、保安语: xəra; 古代突厥语 qara (“黑色”,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kara、维吾尔语: qar、哈萨克语: qara、柯尔克孜语: qara、乌兹别克语: qara、塔塔尔语: qara、图瓦语: xara、撒拉语: Gara、西部裕固语: Gara、阿塞拜疆语: gara、巴什库尔德语: kara、土库曼语: gara。

蒙古语: gqir/xir (“污垢”,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ir、卫拉特方言: kir; 古代突厥语 kir (“污垢”,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kir、维吾尔语: kir、哈萨克语: kir、柯尔克孜语: kir、乌兹别克语: kir、塔塔尔语: kir、图瓦语: kir、撒拉语: kir、西部裕固语: kər、阿塞拜疆语: kir、巴什库尔德语: kir、土库曼语: kir。

蒙古语: küreng/xurəŋ (“褐色”,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urəŋ、卫拉特方言: kŷryn、达斡尔语: xurɪn、东部裕固语: kureŋ; 哈萨克语: күрен (“褐色”、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卡拉卡拉巴克语: kIorəŋ、阿塞拜疆语: күрən、哈喀斯语: күрən、塔塔尔语: көрən、图瓦语: хурən。人们看到灰尘、脏的东西自然会想起黑色, 所以黑 qara 和脏 gqir 在词义上必然有联系。küreng 一词在蒙古语里指的是 “红和黑颜色混合以后变成的微黑色”。突厥语族语言里也表示这种意思。因此, 这些词是 a ~ i ~ ü 元音交替形成的、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的同源词。

蒙古语: kiröge/xoroɣ (“锯”,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urəɣ、卫拉特方言: køræ、达斡尔语: kirə、东部裕固语: kyre、土族语: tɕiruɣ、东乡语: tɕirəu; 维吾尔语: hərə (“锯”,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都相同)、哈萨克语: ara、柯尔克孜语: ara、乌兹别克语: ɛrrə、塔塔尔语: ara、图瓦语: kirə、西部裕固语: kreɣə ~ kərəɣə。

蒙古语: kürje/xurɕ (“锹”,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urz、卫拉特方言: kyrz、达斡尔语: kuldur、东部裕固语: gurdɕig、土族语: gurdɕag、保安语: gurdɕig; 土耳其语: küre- (“抢、刮”,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kürek (“锹”,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

义相同)、维吾尔语: kyrε~ kyrε、哈萨克语: kyrε~ kyrek、吉尔吉斯语: kyrø~ kyrøk、乌兹别克语: kyrε~ kyrøk、塔塔尔语: kyrε~ kyrε、图瓦语: kyrε~ kōōryk、撒拉语: kurex、阿塞拜疆语: kürək、巴什库尔德语: köräk、土库曼语: kürek。

蒙古语: qaru-/xar-(“刨”,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qaruγul/xarū:l(“刨子”,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巴尔虎土语 xarū:l、土族语: xarə; 撒拉语: Gar-“刨”。

这些词在“铲除尘土、冰、雪, 切断木、铁的时候使用的工具”这个词义上彼此有联系。尤其是, 突厥语族语言里还在独立自由地使用 kyrek(锹)的词根形式 kyre-。蒙古语族语言也在独立自由地使用 qaruγul 的词根形式 qaru-。在突厥语族语言里, “kiröge”的词根形式虽然不独立使用, 但是通过比较蒙古语族语言的 qaru-, 突厥语族语言里的 kyre-, 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原始词根很可能是 kirü, 表示“铲、锄”之意。它们是 a~i~ü 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 词根是 qaru~kirü~kyre-。

蒙古语: kür/xur“积雪”; 古代突厥语 qar(“雪”,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kar、维吾尔语: qar、哈萨克语: qar、柯尔克孜语: qar、乌兹别克语: qar、塔塔尔语: qar、图瓦语: xar、撒拉语: Gar、西部裕固语: qar、阿塞拜疆语: gar、巴什库尔德语: kar、土库曼语: gār。

蒙古语: qiraγu/xerū:~xerū:(“霜”,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xjaru:、卫拉特方言: kiry:、东乡语: qurəu; 土耳其语: kırığı(“霜”,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qiro、哈萨克语: qəraw、柯尔克孜语: qəro:、乌兹别克语: qiraw、塔塔尔语: qəraw、图瓦语: xyra、撒拉语: Gəru、西部裕固语: Gara、阿塞拜疆语: gırov、巴什库尔德语: kırıv~kılav、土库曼语: girav。

蒙古语族语言的 qiraγu 和突厥语族语言的 kırığı 都指“水蒸气接触冷空气以后在草地或树木上结成冰花状的白色物质”。在蒙古语族语言里 kür 不能独立使用, 只有在固定短语 kür çasu“积雪”中使用。因此, 蒙古语的 kür 与突厥语

族语言 qar“雪”有词义联系。a~i~ü 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是 qar~qir~kür, 蒙古语族语言保留其 qir~kür 形式, 而突厥语族语言保留其 qar~qir 形式。

蒙古语族语言有 qirmaγ 一词。蒙古语 qirmaγ/xermag、布里亚特方言的 xjarmag、卫拉特方言 tsasun kirmig、达斡尔语 karim ʃas, 意思是“小雪”。因此, 该词与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 qar~qir~kür 有同源关系。

蒙古语: taγ/tag(“盖子”,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taγla-/tagal-(“盖”,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tag、卫拉特方言: tag; 土耳其语: tapa“盖子”、tapala-“盖上”。蒙古语: tügji-/tugǵ-“锁上、堵上”; 古代突厥语: tuγ“锁”tüg-“系、绑”。两组词在“堵、截、绑、系某种东西”义项上有密切联系。其词根也许是圆唇、非圆唇元音交替而来的 taγ~tuγ 形式。另外, 蒙古语族语言有表示“绳索、绑绳”意思的 čiyta/ʃεgt 一词。这个词与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上述两个词有语义联系, 其结构是 čiy + -ta。它们的词根是 taγ~tuγ~ʃiy < tiγ。

蒙古语: toqo-/tox-(“加、背、戴”,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tox~、卫拉特方言: tox~、达斡尔语: tugu~、东部裕固语: toGo~、土族语: tuGu~、东乡语: toγu~、保安语: toxə-; 土耳其语 tak-(“加、戴”,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都相同)、维吾尔语: taqa-、哈萨克语: taq-、柯尔克孜语: taq~、乌兹别克语: teqe-、塔塔尔语: taqa-、撒拉语: daxən-、阿塞拜疆语: tah-、巴什库尔特语: tağ-、土库曼语: dak-。两组词在“加、添”义项有着密切联系, 突厥语族语言用非圆唇元音形式, 而蒙古语族语言用圆唇元音形式。

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里还有一些与此词根相关联的名词。蒙古语: taqa/tax~dax(“马掌”,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tax、卫拉特方言: tax、达斡尔语: tak、东部裕固语: doG; 土耳其语 takav(“马掌”,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维吾尔语: taqa、哈萨克语: taqa、柯尔克孜语: taqa-、乌兹别克语: teqe、塔塔尔语: daqa~taqa、图瓦

语: daga。

蒙古语: toqom/tɔxɔm ~ dɔxɔm (“鞍垫”,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toxom、卫拉特方言: toxom、达斡尔语: toko、东部裕固语: toGom、土族语: tuGum、东乡语: toɣum; 维吾尔语: toqum (“鞍垫”,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哈萨克语: toqam、柯尔克孜语: toqum、塔塔尔语: toqam。这些词元音交替形成的同源词根是 taqa- ~ toqo-。

蒙古语: jam/dʒam (“路”, 蒙古语族语言中词义相同)、布里亚特方言: dʒam、卫拉特方言: zam; 古代突厥语: yol (“路”, 突厥语族语言里词义相同)、土耳其语: yol、维吾尔语: jol、哈萨克语: dʒol、柯尔克孜语: dʒol、乌兹别克语:

jol、塔塔尔语: jol、撒拉语: jol、西部裕固语: jol、阿塞拜疆语: yol、巴什库尔德语: yul、土库曼语: yöl。共同义项是指 “人和动物走出来的痕迹”, 是圆唇元音和非圆唇元音交替构成的两种词根。蒙古语族语言有jim/dʒim 一词, 意思是 “人和动物走出来的小路”, 与上面两组词有语义关联, 同源词根是 dʒam ~ dʒim ~ yol。

综上, 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确实存在元音交替现象, 而且这种元音交替现象具有构词功能。因两个语族语言的语音组合不同, 语音演变过程不同, 所以元音交替形成的各种词根形式不一定在两个语族语言中平衡地存在。但可以肯定, 在两个语族语言中存在的元音交替构词形式不是借词, 而是同源词。

Vowel Alternation of Root in Mongolic and Turkic Languages

Jorigtu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e words formed by alternation of vowels in both Mongolic and Turkic languages are cognate words rather than loan words.

[**Key words**] Mongolic; Turkic; alternation of vowels; cognate words

(责任编辑 宝玉柱)